

人物传记

《宾路易师母小传》

宾路易师母自序

每一个信徒，从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神就为他安排了一段‘路程’。在这段路程上，他里面的新生命能得到丰满的成熟，而他在神面前的事奉也能达到最高的巅峰。去发现这段路程，并忠心去走，乃是每个信徒的本分。别人无法代你判断这段路程在哪里。唯有神知道每个信徒的路程，神也乐意向信徒启示，而且引导信徒行走在这段路程中。这使我想到我自己的路程，正如圣经中所述及的神的众仆人所遵循的生命中的原则，临到神的众仆人的一切都是出乎神的带领和安排。为着见证我的事奉乃是在完成圣灵所计划和引领的一段路程，我要提出在我事奉神的道路上两件特殊的事。第一件事乃是：一八九二年圣灵的浸临到我，将我带进一个我前未曾想过的事奉里，有‘敞开的门’摆在我面前，这些都是我从未求过、想过，和计划过的。因此我看出在圣灵的流里，圣灵必要引导我进入神为我所安排的一切计划，我唯一的本分就是省察自己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而且谨慎地保守自己，使我可以自由地、不受拘束地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我的心就得到极深的安息，我的目标变得非常单纯。所有对未来的苦心筹划和对明日的挂虑都一扫而光。问题只在：‘我现在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如果是的话，神明日必定会向我启示他所要引领我的。’可是明白神旨意的条件乃是：对于任何其它道路，不管外表如何美好雅观，或者看来似乎有利神的国，均不应偏离神所指定你的道路，心志要专一，无论动机如何良好，也不应心怀二意，绝无所称的‘为了神的国的益处’的权宜之计，又不能有个人的自私目的，不管这目的是如何的正当，绝不应在拣选事奉主的时候兼顾自己的好处。所走的偏路可能对工作、对自己，都有益处，但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上，我们不可任自己偏离心灵的指南针。

在事奉的道路上，我要指出的第二件事乃是“当神打开传道之门的时候，神也同时供应我们经济的和其它方面一切的需要。照着使徒时代的样式，神感动他隐藏的圣徒，行‘神所喜悦’的事，帮助神的使者奔走前面的路程。一处又一处，当传道的门陆续开启的时候，神的供应从未中断过。作为神的使者，只负起一个责任，就是必须保守自己，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也只遵行神的旨。——摘自一九一四年宾路易师母为《得胜者》（The Overcomer）杂志所写的《自传素描》“autobiographical Sketch”。

第一章 我已分别你为圣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杰里迈亚书一章五节）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于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英国南韦尔斯的尼司城（Neath, South Wales）。她的祖父名叫塞缪尔钟斯（Samuel Jones），是美以美会迦尔文派（Calvinistic Methodist）的著名牧师，他与当代一些属灵方面有很深经历的圣徒有来往。故此，宾路易师母自幼就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她父亲的家乃是当时教会领袖荟集之所。在她出生之前，她的母亲就已经将她奉献给神了。在她十岁左右，她被父母送到天鹅海（Swansea）的一间寄宿学校读书。她父亲因长期担任南韦尔斯大部分主要煤矿公司的工程顾问，经常接触到煤坑里的臭气，终于染上了血毒症，足足卧病两年，卒于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她那时才十六岁。她自幼聪颖过人。但因为身体脆弱的缘故，加上幼年丧父，家庭经济困难使她中

途辍学，不能按部就班地受教育。她最长久的入学时间，亦不过是六个月。十九岁她就结婚，嫁给威廉宾路易（William Penn-Lewis）这是一次真正爱的结合。那时宾路易师母的体格还是相当软弱。婚后宾路易师母随者丈夫搬到英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布莱顿（Brighton）居住。宾路易师母的得救就是发生在这

个时期，这事件最好让她本人来作见证：“正像一班在基督教环境里育养长大的子女所常有的现象，内心真正的改变都等到我结了婚，离开老家之后，才开始产生。这是在我结婚后十八个月发生的事。我起首对于主的再来感觉十分不安。我知道我并未准备迎见他，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寻求主。我的得救丝毫未经人手，那个可纪念的日子，就是一八八二年元旦，甚至那个时辰都深印在我心坎里。“在我内心有一个极深的渴望：要晓得，究竟我是否是神的孩子。由于这问题困惑着我，我于是拿下搁置在书架上，甚少阅读的圣经，顺手一翻，我的目光就落在这些话语上，“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五十三6）。我不经心地继续翻下去，另一句话又跟进我的视线，这句话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三16）。立刻我就扪心自问，我是否已经相信，神已将我的罪孽，都归在十字架上神的羔羊身上，我沉思神的话语后，心里觉得很惊奇，经上实实在在地说，我若相信神的话语，我就已经获得永生，我急忙向主发出呼声说，‘主啊！我信。’就这样，又有一个灵魂出死入生。神的恩典和代死者的大爱又得了一个胜利品。神的灵立刻和我同作见证，我是神的一个孩子，这时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了我的心。“在我里面的新生命现在开始萌芽，现在我急切地想要胜过那些容易缠扰我的罪。然而我发觉自己软弱不堪，根本无力胜过众罪。我的挣扎和努力一败涂地。一直有好几个月，我就在一连串痛彻肺腑的悔改中渡过，我多次为了那些不能胜过的罪而流泪。”

第二章 必蒙我父爱他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一八八三年八月间，她丈夫被聘任为索塞克斯（Sussex）的利次蒙（Richmond）镇政府的会计员。宾路易夫妇于是离开布来顿（Brighton），搬到利次蒙定居。在利次蒙他们常到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聚会，受到了霍浦金牧师（Rev. Evan Hopkins）极有深度的属灵教导。霍浦金牧师的第一篇讲道，对于心灵干旱的宾路易师母而言，犹如‘天开了’一般。她首次获悉，靠着基督的宝血，可以胜过缠累她的罪，她可以借着完全的奉献，得到无比的喜乐，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有何等的指望，有一天，她去拜访霍浦金师母，霍浦金师母很亲切地问她是否基督徒，宾路易师母生平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话说出口之后，她就自言自语，“我既已公开承认基督，就得好好持守，以后我还要这样见证主。”霍浦金师母又问宾路易师母，是否有胜过罪恶的经历，宾路易师母只得承认，这经历是她闻所未闻的。迁居到利次蒙的初期，在宾路易师母的袖珍日记里，常有简洁坦率的笔供，披露她内心如何渴慕神在她身上动工，她怎样恳求神帮助她能够勇敢地、不断地过得胜的生活。几乎每一个礼拜，日记上或多或少题到她的健康情形，显示她的身体尚未克服早年的软弱，身体的软弱继续成为她一生无法摆脱的缺陷。她在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所写的半页日记上，透露了她——这位年轻信徒——的完全降服和彻底奉献。日记的内容是这样写着：“主耶稣，今天是我二十三岁的生日，我愿意再度将我的全人献上，包括我的灵、魂、生命、时间、双手、双脚、眼睛、嘴唇、声音、金钱、才能、意志、心和爱、健康、思想和意念。凡我所有的，凡我所是的，凡我所成的，我的现在与将来，全归于神，我愿完全地、绝对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神。我确信你已收纳了我，你要在我里面做工，让我去思想、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成就你的美意。主阿，随你所认为美好的方式使用我，保守我注目仰望你，准备随你目光的示意而行动。

你是我的君王、我的救主，并我的导师，请你切勿掩蔽你的同在，求你吸引我一日比一日与你更亲近，直至荣耀的那日来临。那时我能与你面对面相见。那时我不必再凭信心，因我已亲眼见到你的荣脸了。阿们！”神实在完全接纳了她的祷告。为着神自己的荣耀，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器皿，叫那强壮的羞愧，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大约在这期间，主听了她的祷告，他的丈夫威廉·宾路易坚决地站到主这一边，这给她带来极大的喜乐。夫妇两人同心寻求事奉神，一起带领人归向主，宾路易先生很快地成为一位口才流利而有能力的露天布道者。那些日子，宾路易师母非常忙碌，除了忙着打理家务，又用剩下的每一分钟去寻找失丧的灵魂。她在路旁、自己家中和三一礼拜堂，不歇地找人谈道。一八八六年十月十四日，利次蒙的女青年会成立，创办人是霍浦金师母。核心小组是一个专为职业女青年设立的查经班。这查经班多年来一直在赫德夫人

(Mrs. Albert Head) 的家中进行着。宾路易师母除了负责一间女子收容所在主日下午的查经班之外，她又担任女青年会的图书馆管理员。一八八九年可以说是宾路易师母的病痛之年，她因者胸膜炎和日益严重的肺病，长期忍受痛苦的软弱。她常到库克医生 (Dr. Cook) 那里看病，她的体重一直在九十一至九十五磅之间，从未超过九十五磅。尽管如此，她对主的工作却毫不松懈。她照样参加收容所管理委员会、祷告聚会、查经班，纵使会后她可能精疲力尽，但只要时间许可，她还是一一参与。在这个时期，扭转她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她阅读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所著的《基督的灵》(The Spirit of Christ)。那本书让宾路易师母认识到天然的人，绝不能事奉神和蒙神悦纳，人必须得着从天然上来的能力的特别

浇灌。在二月里，一个雪花纷飞的主日，她花一整天阅读《基督的灵》。起初她感觉太深，实在无法领会，但是心中却切望能够更多明白这本书。她所知道的似乎太浮浅幼稚，但愿主亲自来教导。过了十日，新鲜的亮光开始透入，她心灵的窍也随之开通。她亲自述说当时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我读到《基督的灵》里面的话说：‘对于其它的人，这个经历临到之时，会带来一种深刻的、寂静的，而更加清晰的眼光，看透基督之灵的丰满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于是产生一种信心，一种满有把握的感觉，知道基督的丰满足够他们应付任何的需要。’”这些话语向我发出亮光，我就看见，这个实在是我最近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觉悟到基督的大能。在这些年间，主耶稣岂非教导我学习知识、爱心和顺服吗？今年冬季我岂不是更深地进入它苦难的交通里吗？我岂未看出肉体毫无希望，并且深深地感觉到肉体的绝对无能吗？…圣灵充满这件事，在我个人的经历上，显然有两方面……当我阅读慕安得烈所著之《基督的灵》时，我发现我应当认识到圣灵是有位格的。我就接受圣灵，当作基督给我的礼物，正像我当初简单地接受主耶稣作我的救主一样。我不能忘记随之而有的深切平安，与神的交通和圣灵的交往，以及圣灵所结的仁爱、喜乐、和平的果子。然而我不明白为何在我的事奉上，竟然毫无进步。这个经历并未拯救我脱离胆怯，我不敢为基督说话，也没有加给我能力，使我积极去做工。在这些事上，我还是与昔日相似，直等到三年以后，我看见还有一个为着事奉的圣灵的浸，那个才是为着脱离惧怕，而且供应能力，并为基督作有效的见证。”一八八九年春天，宾路易师母患上严重的咳嗽，加上每到夜晚发作的高烧，使原来衰弱的她，有弱不胜衣之嫌。四月二十七日，她下到布莱顿 (Brighton) 与朋友同住，一周后她迁往英国东南部的伊斯特本 (Eastbourne)，住进一间疗养院，叫“休息之家” (The House of Rest)，在那里她一直住到五月中旬。由于病体衰弱，她除了躺着晒太阳，或作短距离的散步之外，她几乎不能作任何事，即使这样，求见她的人仍川流不绝，并和她谈话。她的体重接着迅速下降，曾在一星期减轻三磅之多，并且咳嗽开始带血。看来她的生命似乎虚弱得像退潮一样，眼看就要消失了。某次医生告诉她，她只能再活几个月，她就恳求医生说，只要

她还有短暂的生命可活，准许她利用余下的日子来事奉神，她甘愿为事奉神而死，因为她整个心都倾向于神。她自己这样承认：“隔了一段时期，我渐渐感觉属灵的效果，不能与工作的努力相称。我开始自省，我是否认识圣灵的充满。我确已接受了圣灵，这件事无庸怀疑，而且就我的生命和与神的交通来说，我已经‘进入安息’，可是拿我微小的工作果效，同使徒在五旬节所结的果子相比，我只得承认我缺乏那从圣灵充满而来的大能。每周的查经班成为我难以承担的重担，因为我缺少讲道所需的口才。组织的工作还容易些，而带领一连串的聚会真是严重的试炼。‘己的感觉’一直困扰着我，几乎使我瘫痪。不管我怎样勤加练习，讲起这来仍是困难重重。我说，别人或许有讲道的恩赐，然而很明显地，我没有得到这个恩赐。所以凡我所发现被圣灵充满的人，我都请他们到利次蒙来讲道。我若听说谁明白一些圣灵的事，就立刻请他们来对我的一班女孩子讲道。我何等盼望她们都能得到这个祝福。我认定我是不适合作讲道的人，我不是神用来向人说话的器皿。我绝不说话，一直到有一天，主自己转身向着我，‘为什么不自己作？这些人本身的事已经够忙了，怎能一直帮助你，怎能一直帮助你！你为什么不是那器皿？’然而我说，我不会说话！为了向我的查经班说一次话，我得准备一天，这怎么行呢？我不可能为你所用。”一个没有更深追求的人也许会对现有的祝福心满意足了。有许多人因着宾路易师母被带领到基督面前，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因着和她的私人谈话，被她引领，愿将一切放在祭坛上。从外表看来

，她的工作算是十分成功，但是她本人心里明白，在她心灵的深处，缺乏能力，事实上神正在等候他自己的时间。她这时这样写着：“神一直等待，等到我到了自己能力的尽头。你看我怎样教我的圣经班？我所用的圣经充满了注释，我是何等用心地预备一碟属灵的美味给她们这些女孩子饱嚼！这些美食，都是从别人的著作抄来的。难怪她们的生命无甚改变！起初我认为这全是女孩子们的过错，直到主对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呀！’‘可是，主阿，我是帮献（帮助别人成为完全奉献）的人，这个过错怎会是我？我岂不是每个早晨都抽出时间来祈祷，来读经，按照我自己所知道的，我每件事都已对付清楚。’但是主还是说：‘这是你自己的错。’于是主开始破碎我，有一个骇人的

启示临到我，使我看见我的每一次活动，每一点精力、每一个百折不挠的精神，都是出于我自己，纵然这个‘己’躲藏在‘奉献’的名义背后。”

第三章 得着能力作见证

“得着能力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一八九二年她每一次认识到‘己生命’的存在后，她就每周与同工们聚集，一同等候神，专一等候神确实在赐下能力，渴望神倾倒他的灵在她们的工作上。她们愈祷告愈觉得，神必须先在她们的里面作工，然后神才能祝福她们的工作。宾路易师母读遍有关圣灵工作的书籍，要查考神是否应许他的儿女，可以得到圣灵的内住和能力，正如五旬节的日子一般。结果她越读越糊涂，各派的说法使她觉得迷惘。最后，她这样写道：“我说，我必须直接来到神面前，请求神向我证明，他是否要赐我这个事奉的能力，使我在讲道时得到释放，有口才说出神的话语，正像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我要亲自来证明这一点！于是我抛弃所有书籍，放下各种理论。在穷途末路之时，我说，我要到神面前去。从那时起，我不再发出任何问题，决意在自己的经历里去证明这件事。当我这样仰望神的时候，逐渐在我里面起了一个深切的愿望，我愿付出任何代价来得着这个事奉的能力，最后这变成我主要的愿望，我向神大声呼吁说，只要他垂听我这个祷告，任何东西她都可以从我身上拿去。这种态度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有的。那时我的意志已经绝对地降服了神，从今以后我无须再打这个‘意志降服’的仗。我可以这样说，他能绝对地凭他的旨意对待我，只要他赐给我彼得在五旬节所得着的圣灵的释放。“在主面前，我以使徒彼得作榜样。我看出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并不惧怕，并无局促不安。我深深感觉，我最大的需要是脱离这种不能自约的敏感，同时尚有一种说不出话的情形几乎控制了我。我向主呼求说：‘我要得着彼得在五旬节所得到

的释放。我不在乎别的基督徒怎样称呼这种释放。假若圣灵的浸这个名称不恰当，求主给我准备的字眼。我所关切的不是字句，我要的是这个圣灵里释放的事实。’就是这样，我迫切地抓住神。人和人的说法全部从我的思念里退出。有一个极大的平安临到我心，使我知道神必定成就我所祈求的，我也耐心地等候神的方法和日期。“如此我学习了‘等候父所应许的’的真实意义。我已达到一种境地，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态度。相信神必照着他自己所定的日子应允我的呼求。我照常做事，并非表示冷淡，反而表现一种坚定的信心。然而我确实受到严重的考验。此后我的经历是一连串更深的失败的感觉。一切似乎有每况愈下之感，全无我所期望的步步高升的状态。我早先所有的，好像反而都遗失。我的敏感日渐加增，说话时的紧张情绪亦变本加厉，似乎一切都是失败。”一八九二年二月，宾路易师母的属灵追求有了一个结果。当时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训练之家（Missionary Training Home）的负责人苏尔托（Miss H. E. Soltau）姊妹，在女青年会开了十天的特别聚会。第一晚聚会以后，苏尔托姊妹对宾路易师母说的话，使宾路易师母震惊不已。苏尔托小姐这样说：“我必须从伦敦邀请姊妹来这里祷告，因为这个地方正像铜墙铁壁一般。这里没有突破，没有足够的祷告去突破这座墙。”什么？是一座‘铜墙铁壁’？宾路易师母常以利次蒙女青年会的聚会夸口，宾路易师母曾说：“我想，全英国没有比这里的聚会更好的了。我曾经向她们说到奉献，她们全都奉献了。原来把属灵的道理放进头脑里是多么容易，但把属灵的话语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并活出来并不是易事。当时我不懂得苏尔托姊妹指的是什么。她说需要破碎，我就袖手旁观，静候结果，直到最后我看见许多人因着这位已破碎的使女而告破碎，很多人来到

基督脚前。到了周末，这座墙的确被突破了——每次聚会都有人得救。原来这就是苏姊妹所说的破碎。这件事教育了我！”这次圣灵能力的彰显，加增了宾路易师母迫切寻求这种能力的心。她再度祷告说，“神阿！将你在五旬节作在彼得身上的，也照样作

盘问她，把她心中的意念和隐情全部显露出来。我们最好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描述：“圣灵用三个尖锐的问题来考问我。首先的问题是，‘如果我答应你的呼求，你甘于被人厌弃吗？’被人厌弃？是的，我愿意。纵然我以前没有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甘愿被人厌弃。第二个问题乃是：‘为什么我渴望圣灵的充满？’是否为着工作的成功，使我被众人认作一个大有用处的工人？假若圣灵充满我反而使我在别人眼光中成为万物的渣滓，工作表面看来又似乎失败，我难道还渴慕圣灵的充满吗？这件事我也从未思考过，然而我立刻同意主的条件，凭主喜悦，安排一切。第三个问题乃是：‘我愿否没有任何奇妙的经历，单凭信心，完全依靠主的话语而行？’但是我说，‘我以为凡得着圣灵的浸的人都有一种经历？芬尼（Charles Finney）和马汉（Asa Mahan）岂不是也有特别的经历吗？如果没有这一个经历，我怎么晓得究竟我是否得到了圣灵的能力？’我在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我说，‘你愿否单单信我的话而行，永远没有什么奇妙的经历？’是的，这些就是神问我的问题。事情到此暂告结束。‘转机来了。有一天早晨，我刚刚睡醒，我忽然看见在我前面有一双手，在极大的光里，提着一块破烂污秽的碎布，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向我说，‘这就是你过去事奉神的成果。’‘但是，主阿，在这些年间，我岂不是已经降服了你吗？我岂不是已经奉献我所有的吗？这些都是奉献了的工作呀！’‘是的，我的孩子，可是你一切的事奉都在呈献你的己呀！都是出于你自己的力量，是用你自己的计划去救人灵魂，依赖的是你自己。我承认你作的这一切都是为着我而作的，但这些工作都是出于你的己。’“这实在对我是个可怕的揭穿，使我深深地自卑，我不得不恳求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接着那个安静微小的声音再一次说话，这是他所說的，只有短短的一句：‘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并未曾寻求钉十字架，我原先求的是被圣灵充满。就在这时候，罗马书六章六至十一节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力量，我开始明白‘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的意思，以及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

十节所说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义。我就像婴孩似的，安息在神的话语上。神‘既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个启示突然临到她，并非在她个人专心‘等候神’的时刻，也不是在她与众人一同寻求这个福分的时候，却是在一八九二年三月间的一个早晨，当她在吃早饭的时候，主的大荣耀突然显示在她的灵里，犹如当年他向走往大马色路上的保罗显现一样。这个荣光能力浩大，使她急忙奔回她的房间，她双膝跪下，默默敬拜。“十字架领我们到圣灵那里，圣灵又领我们回到十字架。”先有己生命的被揭穿，然后才乐意接受神对己生命的判决。甚至“奉献的己生命”，也仍旧是己，己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然基督的灵无法透过人这器皿，彰显出来。接着是复活的主向她显现，主自己的灵进来，充满了这个倒空的器皿，结果神立刻赐给她事奉的能力，这正是她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人可以借着圣灵的浸，归向基督的死（罗六3），使人的灵脱离了“肉体”和“魂”的辖制，得以借着圣灵成为神的居所，并成为一支畅通的管道，输送神的生命给干旱的人们。“各各他先于五旬节。与基督同死先于圣灵的充满。能力！是的，神的儿女需要能力，但是神不能把能力赐给旧造，也不能将能力加给未经钉十字架的人。或者有些人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能力，然而距离神所要给的，是何等遥远。撒但会把能力交给‘老亚当’，可是神不会这样作。”那天晚上，在她从聚会的地方回家的途中，她的灵脱离了一切捆绑，犹如从囚笼中释放出来，冲入云霄，直趋天上，在神的怀抱中，找到了安息之处。这个经历，是如此神圣，缺乏经历的人很难予以描述。幸好她多年后留下笔痕，透露一些内情：“一八九二年三月十八日，我独自搭火车，从温波顿（Wimbledon）搭火车到利次蒙。忽然之间，我的灵似乎突破尘世，进入一个属灵的境界，投入父的怀抱中。一连数日，我都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婴孩，躺在父亲怀里，举世黑暗而我独明，这

个光辉明亮如水晶，皎洁非凡，使每点罪恶暴露无遗。街道的行人对我而言，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翌晨，我看见主站在我旁边，我伸手抱住他的脚。晚间我赴祷告聚会，与会的所有青年妇女全都哭泣在

主面前。当我走进查经班，房间里似乎充满荣光。从此有神生命的河流涌出，川流不息，漫溢全地。这是我从圣灵所受的浸。我已经有几个月这样迫切地寻求，求主叫圣灵成就在彼得身上的工作，也同样地成就在我身上。我单纯地求，神也明确地答应。讲道的能力和口才忽然赐给我，正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得到的一样。”

第四章 结出许多子粒来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宾路易师母自从于一八九二年三月进入了更深的属灵经历，主带领她继续往前去，她这样记载：“得着了这个属灵的经历之后，共有三个月之久，我简直是活在天上的喜乐和亮光中，耶稣的名显得非常甜美，甚至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溶化在喜乐的热泪中。此后这种属天的经历逐渐淡化消灭，而危机的时刻就此临到。我开始害怕失去这种经历，我于是设法抓住这个行将从我身上消逝的经历。因着神的怜悯，他指示我十字架的道路，他晓谕我他收回了的恩赐是与我有益的，因为一个人只能完全安息在神里面，而不是依赖喜乐或狂喜的交通，以免我发生一种属灵上的自满和主观，而看不起那些没有相同属灵经历的人。那时我只盼望独自退入内室，单单安息在与神的联合中。这种愉快的感觉完全是在灵里，与肉身的感觉毫无任何关系。我在灵里进入另一属灵的境界，超脱了这个浊世。故此我虽行走在人群中，作着我日常的工作，我却恍若置身梦中——一个活在人世间的灵。“然而当我看见，失去这种灵里的快乐和欢欣，目的是在叫我多结果子，经过死而活在神自己里面，而不是活在他的恩赐里。于是我欣然拣选了十字架的道路，

同意在信心的黑夜里行走，直通向万有之神所在之处。“往下的几年里，主亲自引领我，使我与基督的死有更深的联合，直到我的异象愈过愈清楚，看出各各他的十字架是一切的中心，可以充分地满足神儿女灵命上各方面的需要。同时我也看出圣灵的浸，并非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却是主所定规的路程的起点，要引领信徒进入十字架的灵的交通里，借着十字架的死，与升天的主联合在父神的怀抱里。我更看出。当夜我的灵冲破幔子，被提升到神那里去，使我预尝了神赐给他每一位儿女的生命的滋味。只有当我肯一生受引领，经历死亡，舍弃一切，在基督里与神同在，那经历才能成为永久常新的经历。”从此活水涌流而出，很快地成为别人的祝福。利次蒙女青年会成了祝福的泉源，直流向四面八方。英国各处都邀请宾路易师母前去传讲有关‘更丰盛生命’的信息。女孩子们则组织了一支事奉神的机动队伍，随时预备投入各项的事奉。不仅女青年会的查经班为神所大用，并且她们在日常的工作上也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城里许多商店、工厂的妇女因此得以认识神的救恩。参加各样查经班的女孩子从每年的六千九百人，于三年后增加到每年一万三千人，在每一次的读经聚会里，都可以看见神确实的祝福。由于宾路易师母身为利次蒙女青年会的义务秘书，她的职责之一是向各方募款，以维持这项工作。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告诉管理层，她不能再用这个方法了。神必定感动他的儿女奉献，来供应他自己的事业。她们凭信心把需要摆在天父面前，她们的祷告，总是得到奇妙的答应。关于宾路易师母怎样灵得着释放，讲道大有能力，享受各种各样属灵的福份，以后主如何又带领她进入更深的与主联合里面，宾路易师母在《十字架的中心》（The Centrality of the Cross）一书中述及这次属灵的危机时刻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因主使用我去救一个灵魂，几乎使我乐得无法自持。这个喜乐大到一个地步，我说，‘哦！主！这喜乐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担当了！’主就轻声回答说：‘若使用你去救五百个灵魂，你如何受得住呢？’然后主又说，‘你愿不愿意与那消耗你的一切喜乐分离，单单让我得着你，使用你去服事别人，而

你自己一无所得呢？’我看到这里面蕴含的智慧，就对主说，‘主阿！我愿意。’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能平静地看着自己被主使用，看着别人蒙受祝福，而不像从前那样激动得无法自持，耗损自己脆弱的身体。简单说来，一个结果子的生命的秘诀，就是肯为别人倾倒一切，而为自己毫无所求，把你完全交在神手里，毫不在乎你个人得着什么。“我从盖恩夫人（Madame Guyon）的书获益良多，她向我指明进入神生命里面的路径。我首次阅读她的传记，就大受感动。那时我是在利次蒙的霍浦金师母房间里，以前我从未听闻过盖恩夫人这个人的，在那房间我顺手拿起一本盖恩夫人的书《生命》

(Life)，征求霍师母的同意后借来阅读。“当时我正在圣灵的浸的荣耀经历之巅峰状态中。神同在的荣耀真有说不出的甘甜，使我难于思念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然而在我阅读盖恩夫人传记之时，我清楚地看见十字架的道路并这道路的意义。起初我扔开那本书，说‘不，我不愿意走这条道路，否则我会失掉我一切的荣耀经历。’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再拿起那本书来读，主柔声细语地说，‘假若你要进入更深的生命，并与父神有无间断的交通，这就是当行的道路。’我想了一会儿，我要吗？不！我再度扔开这本书。第三天，我又去拿起那本书来，主重新地对我说，‘假如你要果子，你必须走这条路。我不会收回你所感觉的喜乐，你若喜欢保留你的感觉生活，你可自便。但是，你在两者之间，只能有一个选择，你或者为你自己着想，保留这些感觉，或者走十字架的道路，而多果子。’”“靠着神的恩典，我定意说，‘我愿拣选十字架的道路，以便多多果子。于是一切感觉上的经历立刻停止。有一个相当时期，我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这就是盖恩夫人所描写的‘信心的黑夜’里，漆黑到如此地步，似乎神杳然无踪。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坚持说，‘是的、这正是我的选择，这正是我同意走的道路。’于是我继续前行。”“我不知道这事的结局如何、一直到我去参加一些聚会，我才看见了果子、听众

好像被浸泡在属天的浪潮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情况，乃是全体都沉浸在神的生命潮流里。人得着苏醒得到释放进入新的生命里面。我无须对她们说什么，只须传达神所赐给我的信息，其余的事都由圣灵来负责。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明白所有能产生属灵果子的，不是‘工作’，而是‘死’，”

第五章 只知道耶稣基督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一八九二年的开西大会（The Keswick Convention），是早年最奇妙，最不寻常的聚会之一，因为那个聚会集中了当代的许多属灵伟人。在这些人中，有七位牧师，包括霍浦金（Rev. Evan Hopkins）、穆尔（C. G. Moore）、霍士

（C. A. Fox）、迈耳（F. B. Meyer）、坎明（Elder Cumming）、格拉伯（George Grubb），和坎贝尔（W. K. Campbell），刚从澳洲得到极大的祝福回来。这次开西大会的特色就是聆听澳洲回来的神的仆人见证神的灵如何大大地浇灌吉隆大会（Geelong Convention）的实况。至于开西大会的其它讲员，还有魏金森（Samuel Wilkinson）和慕迪（Dwight Lyman Moody）。宾路易师母刚在利次蒙获得生命的更新、又及时投身于开西大会的生命之流里，这时她发现自己和开西大会的其它与会者同感一灵。使她印象深刻的是，弟兄们花半个晚上祷告，一个接着一个几乎却罢不能。透过霍浦金牧师和师母的介绍，宾路易师母和那些讲员有奇妙的交通。开西大会成了宾路易师母蒙福的时刻，在那里她得到了神的话语丰满的供应。这次开西大会的特色，就是人们完全降服在神面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遵行神的旨意。成千上百的人心中充满喜乐。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宾路易师母回到她的故乡尼司（Neath），同行的还有她的

女同工杰克生（Florence Jackson）。从十一月七日开始，在尼司连续有几晚的聚会。每晚聚会人数都是暴满，甚至通道上、门口，都挤满了人。许多失丧的灵魂归向了基督。许多信徒得到了生命的启示。在尼司女青年会的周年纪念茶会上，在两百多个会众中，有一百八十人站起来见证她们从神那里得着荣耀的启示。最后全体会众高唱：‘耶稣！何等奇妙的救主！’一八九五年四月，宾路易师母应苏尔托小姐邀请，在内地会的宣教士训练中心（Missionary Training Home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的受难节的灵修会上讲道，宾路易师母那天的信息是：‘在圣灵里与基督同死。’这篇信息后来印成小册子，书名是《往神生命里去的道路》。这本小册子在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于是又印刷第二版，第二版又很快卖光。在五年之内，这本书销售了三万二千本之多。这本书道出了与基督同死的积极的一面。一八九六年三月，宾路易先生被列斯特（Leicester）一间公司聘任为司库员，宾路易师母于是随着丈夫迁居到这个英国中部的工业城市。许多人听到他们夫妇要离开利次蒙，都震惊不已，因为宾路易师母在利次蒙的事奉正达到蒙福的高峰。宾路易师母搬到列斯特居住之后，世界各地的信件仍继续涌来，许多人甚至打电报邀请她去讲道。一八九六年六月四日晚，宾路易师母为了顺服从天上来的异象，终于到达北

欧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参加六月五日开始的第一届北欧女青年会大会，她并在灵修聚会上释放神的话语。从北欧来的四个国家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的七十个代表，济济一堂，一共有四天的聚会。有的聚会是对内的，有的聚会是公开的，在这次聚会中，宾路易师母作为神的器皿，供应了神丰盛的生命。一八九六年六月九日，宾路易师母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始了个人召开的讲道聚会。一切的聚会都是公开的，参加的有三百多人。宾路易师母传的信息是‘圣灵的火’。在聚会中果然看见圣灵的火降下来，看到神的威严，更看到神的大能

如何破碎人的‘己’。在聚会中，有许多人被神破碎到一个地步，无法隐藏自己，有的人更饮泣不已。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二日，宾路易师母抵达俄国的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弗兰西斯牧师

（A. Francis）为宾路易师母安排了几日的讲道聚会。在几次讲道聚会中，宾路易师母讲到‘属天的异象’，和‘都变成新的了’。许多弟兄姊妹见证说，他们认识到所听见的是‘从上天来的声音’。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三日那一天，宾路易师母在莫斯科讲了四场道理，晚间的聚会有四百人参加，这是她那次访问俄国的最后一场讲道聚会，她释放了‘神的火’的信息。神的话语从上面倾倒下来，神真正地降下火来了。一八九八年，圣灵的水流一直继续下去，宾路易师母于一月再度前往俄国，在那里服事神的儿女们。在俄国的工作结束后，她途经丹麦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那里的一次聚会中，她讲到

‘这道是与不是’，会众凝神细听每一句话，许多人深受感动而归向主。宾路易师母在那一年，又两度访问芬兰。她的许多小册子在这期间被译成芬兰文和瑞典文，并在北欧发行。她在芬兰赫尔辛基

（Helsinki）带领一个大型聚会，听讲的包括了八十个来自芬兰各地的代表。一八九八年冬天，宾路易师母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参加聚会时，曾在老朋友摩飞牧师（Rev. W. D. Moffat）夫妇家里作客一星期。宾路易师母承认，她得到摩飞牧师的鼓励，定意要终身传扬十字架的信息。宾路易师母在《得胜者》（The Overcomer）杂志上撰文述及这件事情：“在神的安排之下，我从摩飞先生口中首次清楚我当忠于神所托付我的十字架信息，就是传扬十字架的更深经历。那时我所得的亮光有限，我曾经对摩飞这样说，‘我怎能老是一再传讲十字架呢？有关十字架的经文极其有限，我岂可重复地使用呢？’可是那夜他不肯放松我，与我长谈，一直讲到天亮，不停地解说、鼓励、催逼，并且劝告我，千万不可偏离神所光照我的信息。离开爱丁堡后，我又往利物浦（Liverpool）的佐顿会堂（Gordon Hall）去领会，我仰望神指示我一条路，

叫我除了讲十字架，不讲别的。我很惊奇地发现，每当我讲到有关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时，总是十分自然地将十字架作为中心信息，于是我看出，一切属灵生命的根基乃是各各他的十字架，所有属灵的真理都由十字架放射出来。”

第六章 和他一同受苦

“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在宾路易师母将近四十年事奉主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就是恪守山上的样式。她决定不发动什么，建造什么，或者推动什么，她的眼睛注视着神，在与神面对面的交通里，她深深感觉，凭着自己，她不能做什么。凡她看见父神所作的（约五19），她就谦卑而坚决地顺服天上的异象。在她晚年之时，有人劝她退休静僻之处，致其余力于文字工作。宾路易师母的答复乃是：“他们实在不明白，我并非是一个有文学造诣的妇女啊！若不是从神所领受的，我连写一句都不能。”她写《十字架的信息》（The Message of the Cross）一书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八九八年元旦，主的话语临到她，即是杰里迈亚书一章十节，十七节至十九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華说的。”宾路易师母接受了从神来的话语，她将锚稳安地抛在神的信实上。每逢她遇见难处，她灵的深处总是有声音对她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铁柱。’而她的

心立刻也响应说，‘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她经历极大的属灵战争，她终于借着十字架夸胜。一八九八年三月二日，她的身体将告不支，她见证说：“仇敌进攻，我无法得胜。我被压到一个程度，甚至想从战场逃脱。主就开始指示我，他虽然许可我休息，但是我不应该在休息中放松，以致我重新靠着天然的生命活着。最初神不让我写作，现在因着我的身体是如此不堪，他甚至无法用我来写作了。我再次让天然的思念活跃起来，我重新活在我的天然生命里。于是我的老毛病又发作，我开始疲倦、咳嗽，主带我到歌罗西书二章十至十五节的经历里。他使我看见我已经在里面，他已经将我的老旧肉体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我能在他的复活的生命里得胜有余。我借着信，毅然将我的肉体，抛弃在十字架上。赞美神，我恢复了健康。”恢复健康后的第二日，宾路易师母遂即前往英国中部的诺丁汉

(Nottingham)，她在那里主领的聚会得着主大大地祝福。有一位白发的年老圣徒前来看她，严肃地对她说：“神已经将重任付托给你，让你看见天国的奥秘，所以你应当十分忠心，不可退缩。”这些话使宾路易师母震栗不已。这些话好像是神的声音，招呼她重赴战场。她告诉主，她既然已经将她软弱的身体和一切的重担抛奔十字架上，她愿意再一次站起来，作神的使者。她的身体得着了释放，复活的生命重新涌流。翌日，宾路易师母坐在书桌前，心思和身体都十分新鲜有力，神开始赐下他的亮光，她提笔疾书，迅速写下《十字架的信息》。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神赐给她《十字架的真道》(The Word of the Cross)，从那时起，整个阴府都震动起来。神的手在她身上，指示她当写的话，有一周之久，她简直在阴府的门口写作。她以前以为她已认识他的死，然

外面来认识的，他在公会前受审，被人弃绝等等；现在她是从他的心灵里面来认识他的死。即是喝‘他所喝的杯’，这是她以前所不知道的。在最黑暗的时刻，神赐给她诗篇第二十二篇。根据她作的见证，她感觉到主在十字架那刻所感受的伤痛，阴府的众恶魔，借着站在十字架四围之人的口，讥笑主说，你这样依靠神，全属虚无，神若喜悦你，必定听你的呼求，应该及时救你啊！神竟然撇弃了你。受难节(good Friday)是一个祝福的日子，神既给了宾路易师母她从未有过的信息，她就整天安息在各各他山上。自从两周前神开始启示她这个信息，神一直带领她经历各各他。可以说整个冬季，她是一再地‘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尤其在受难节前十天内，她经历了一生最可怕的时期。这既是神的道路，把《十字架的信息》信托给她，她的心也就可以安息。于是神给她一个确实的应许说，这个从深处经历十字架而释放出来的各各他信息，必传至地极，在十字架的大能里，将‘由死而生的生命’带给一切寻求的人。宾路易师母认为，假若别人能和她一样真正地看见十字架的异象，这本书就有属灵的价值，写作《十字架的信息》对她是神圣的一件事，她的生命似乎都在里面，她浸透在流泪谷中。在她已往的著作中，她认为这本书最最‘出乎神’，好像这本书是神在她里面历经六年深刻工作的结晶品，一切似乎都荟集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印上了各各他的印记。受难节翌日，宾路易师母回到列斯特

(Leicester)，预备撰写《十字架的信息》。在该书的序言中，她说，‘我们若要述说所知道的，见证所看见的，就必须喝他的杯，受他所受的浸。’她觉得什么都得放下，让这篇信息尽速完稿，其间她曾往伦敦领会，只剩下该书的最末了一章未写完。她从伦敦回来后，她仰望主给她最末了一章的话语，当她跪下祷告时，羔羊在宝座上的异象临到了她。最后一章似乎是从荣耀的宝座赐下的。于是她完成了不朽之作《十字架的信息》。

她写完书之后，接下去的几个星期，就是她对整本书进行一连串的修改、校对，最后将之付梓。前后花了六个星期，在她上船前往北欧之前，她终于接到印刷工厂印出来的第一本样本。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宾路易师母离开伦敦，途经德国的汉堡，五月二十四日抵达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哥本哈根的几次聚会，宾路易师母明显地看见神的同在，圣灵在弟兄姊妹中间作了更大更深的工作。其中一位姊妹对宾路易师母说，“这次你是为我而来的。”这位姊妹从未听过所谓‘归入基督的死’，但在整个冬天这位姊妹所经历的就是这件事。这一群丹麦的弟兄姊妹真是一心一意寻求神，宾路易师母也就从主在约但河的经历开始，讲到天开了，最后引致真正的各各他、坟墓、复活、升天作王。五月二十七日，宾路易师母乘搭火车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她在那里听到一个消息，即她

的新着《十字架的信息》即将译成瑞典文。一些瑞典的同工说，“这正是瑞典所需要的，我们等候十字架的信息已经很久了”。六月四日上午十时，宾路易师母乘船到达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Helsinki）。由于寓所难找，他们一行人被安顿在一家私人医院的宿舍。六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一时半，宾路易师母前往会场讲道。那天天气酷热，谁也不敢期望会众会长期安静听道。但是神行了奇事，神的灵掌管着整个会场。当她讲到圣灵的工作时，会众屏息静听，当她继续讲到各各他的十字架时，会场被震动了，好像泉源被打开了，活水涌流出来。一八九八年六月七日，即宾路易师母在赫尔辛基的最后一天。当她在中午和晚上的聚会中讲道时，两位翻译者分别站在她两旁，每一句话先被译成瑞典语，然后又被译成芬兰语。神掌管整个会场，他是奇妙地在长时间的翻译过程中抓住每个

人的心。三位讲者很同心，信息没有中断过。会场虽是肃穆的，会众的心却是火热的。这个古老的十字架越讲越新鲜，而神的爱却是越久越甘甜。

第七章 我为你们受苦

“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歌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一八九八年十二月起，宾路易师母的健康逐渐恶化，不得不停下所有公开的事奉。显然地主让他的使女暂时隐藏起来，在内室中静听他的声音，等候他指引前面的路。宾路易师母到海边休养了五个星期，但在这段时间内，她并非闲懒度日，她是享受着在幔内的交通。神让她逐步明白，‘我为你受苦，倒觉欢乐，……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乏。’（西一24）从另一方面看，宾路易的病不是偶然的，是她过分辛劳带来的结果。这是神的美意，使她可以休息一阵子。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宾路易师母的病大体上康复了，她为了避开在英国那日以继夜的弟兄姊妹的拜访，以及其它琐事的缠扰，她再度前往俄国的圣彼得堡。她的名著《隐藏者》

（Thy Hidden ones），就是在俄国的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写成的。《隐藏者》是她对《雅歌》的默想。她这样说到写作的经过：“我刚抵达圣彼得堡没有几天，主就将雅歌摊开在我面前，我觉得似乎从未读过雅歌一样。有一个月之久，我不断在他荣耀的脸光中，和在说不出的平安里，写作《隐藏者》，如果我仍陷于往日繁忙的工作中，我就不可能坐在他脚前，静待他的启示。神将亮光照耀在雅歌书上，我就振笔疾书，毫不中断。”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宾路易师母才由俄国回到英国。

在这一年的开西大会上，虽然有强大的呼声，要求让宾路易师母在大会中讲道，但一些保守的大会委员，反对妇女在男女混合的聚会中讲道。但是宾路易师母却有机会第一次在开西大会的姊妹聚会中释放主要的信息。宾路易师母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几乎所有的姊妹们都受到了光照，都得到了属灵的供应。宾路易师母对大家的反应，有如下的评语：“我似乎受到了每一个人的接纳，这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九〇〇年九月，宾路易师母获美国芝加哥

（Chicago）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院长叨雷博士（Dr. R. A. Torrey）的邀请，到该学院的同工灵修会讲道：十月九日又转途纽约，在宣信牧师（Rev. A. B. Simpson）的福音会幕（Gospel Tabernacle）讲道。一九〇一年五月间，宾路易师母前往丹麦、瑞典、俄国领会，又于六月间赶回英国，参加在苏格兰的亚伦桥（Bridge of Allan）举行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宾路易师母在开西大会对姊妹们讲道时，由于男女混合的开西大会的讲员因故无法来，大会临时请宾路易师母讲道。她站在大会的讲台上，面对着一群神学家、基督教领袖、著名的讲道家，她开始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底下的不少听众说‘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信息。’以后的几年，她在开西大会上的讲道，再不受任何的限制。一九〇一年和一九〇二年，宾路易师母大部分时间花在文字工作上，她曾在瑞士的达沃斯（Davos）用一个长的假期写完《乔布的故事》（The Story of Job），那时她在瑞士接受治疗，希望能医好她的肺病。《乔布的故事》是她在神手下完成的，如同‘出炉的金子’，光辉灿烂。宾路易师母的另一本小册子《面对面》（Face to Face），是她在英国东南部的

小城市伊斯特本（Eastbourne）于一星期内写成的。这本书出版后，在四个月之内就销售了两千多本。

一九〇三年初，宾路易师母抵达印度，在孟买（Bombay）、邦加罗尔（Bangalore）、马德拉斯（Madras）、昆诺（Coonoor）等地方传讲神的话语。宾路易师母印度之行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许多她的书被译为坦米尔文（Tamil），第一篇译成的信息是《通往神生命的道路》（The Path Way to Life in God）。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印度期间编写完《十字架的真道》（The Word of the Cross），她用圣经的话语把十字架的真道带出来。后来这本书译成一百多种语文，销出了数百万本。宾路易师母从印度回英国后，就参加在同年八月间的韦尔斯大会（Wales Convention）。韦尔斯大会由赫德（Albert Head）任主席，讲员有霍浦金（Evan. H. Hopkins）、尹武（Charles Inwood）、迈耳（F. B. Meyer），和宾路易师母。韦尔斯大会的中心信息是十字架，指出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工作，是要除去一切的罪（已知的，隐而未现的），从罪得着释放是借着人与基督同死而得来的。聚会是最后两天，神的灵已带着五旬节那样的大能降下了。一九〇四年八月，第二届韦尔斯大会在兰君诺（Llandrindod）举行。宾路易师母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九日的《信心生活》（Life of Faith）上，述及“我们一直向神求复兴。现在我们应当献上感谢，那片如手掌大的云正日益扩大。神用古代的复兴横扫过韦尔斯南部的丘陵和山谷。”宾路易师母成为韦尔斯大复兴的历史记载者。一九〇四年十月，韦尔斯有了一次属灵的大复兴，这个复兴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没有一个复兴比得上这个复兴。这个复兴的影响深而广。带进复兴的主要人物是伊文·罗伯斯（Evan Roberts）。罗伯斯是一个矿工，并无多少学识，只有二十多岁，他的英文是宾路易师母教他的，但是神大用他。人一碰他就要得救，人一碰他就要倒下来。

伊文·罗伯斯经过了韦尔斯大复兴运动那八个月的紧张和劳累，尤其是日以继夜地在会众拥挤和空气不流通的教堂里聚会，最后身体终于垮下来。宾路易夫妇随后邀请伊文·罗伯斯到他们在列斯特（Leicester）的住宅养病。伊文·罗伯斯的身体恢复得很慢，结果在宾路易先生家里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伊文·罗伯斯见证了在大复兴运动中仇敌的工作和破坏。借着神所赐的知识和经历，伊文·罗伯斯得以认清撒但的诡计，而宾路易师母则认识到，基督徒与基督联合，是避开仇敌攻击和诡计的安全之地。两人于是合作写了《圣徒的争战》（War on the Saints）。一九〇九年，宾路易师母创办了《得胜者》（The Overcomer）月刊。这份属灵刊物办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刊。大战结束后，一九二〇年一月，《得胜者》又复刊，不过改成季刊的形式。在一九二六年的《得胜者》季刊上，看到了史百克（Theodore Austin Sparks）的著作，史百克的信息中心是主的复活。史百克是二十世纪神大用的仆人，著作书籍近百本，为宾路易师母所赏识，一度几乎被宾路易师母立为属灵的接班者。但是宾路易师母和史百克弟兄在擘饼、受浸和一些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史百克在伦敦东南部主持基督交通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主编了另一份属灵刊物《见证报》（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史百克弟兄后来成为倪柝声弟兄最亲密的和最敬仰的弟兄。宾路易师母后来才确定了麦加非（J. C. Metcalfe）为她的属灵接班人。伊文·罗伯斯和宾路易师母合著的《圣徒的争战》，是经过麦加非的修饰润笔的。至于有关宾路易师母的传记，除了葛蕾蒂（Mary Garrard）的《传略》（A Memoir）之外，还有麦加非的《十字架的模式》（In the Mould of the Cross）。麦加非为宾路易师母的接班人，对宾路易师母有全面的和透彻的认识。

第八章 若被浇灌也是喜乐

“若被浇灌……也是喜乐。”（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宾路易先生被召返回天家，三月二十七日迈耳博士主持了丧事聚会。靠着主的恩典，宾路易师母仍然参加《得胜者》每月的聚会，她照常站在讲台上，虽然看起来她是那么衰弱。她讲到基督得胜的信息，使会众深受感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份的《得胜者》刊物上，宾路易师母这样写着：“坦白地说，在过去多年的受苦经历中，从未有一次像今年夏天一样，我必须凶猛地为着神所托付我的工作而争战。……仇敌节节逼近，使我几乎不能再前进了。但是感谢神，他听了你们的祷告，靠着他的恩典，我通过了信心的争战，得以继续向前行。”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间，宾路易师母曾有三次挨近死亡之门。每一次都因着众人的代祷，和

她不屈的信心，并‘为工作’而活下去的勇气，把她从死亡的边缘神迹般地带回来。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宾路易师母抵达韦尔斯的兰君诺（Llandrindod）。在那里对一千两百多人的大会讲道。她身体虽然软弱，却满有能力。神奇妙地加添她的力量！整个星期中，她总共讲了十次道。她讲到基督的身体的分裂问题。她恳切地呼求彼此作肢体的，要互相体贴和宽容，因为磨练的日子即将临到这世界。大会结束后，宾路易师母在周末前往韦尔斯的屈哈利（Treharis），应摩根牧师（Rev. J. R. Morgan）的邀请，她在马西墨（Maesycwmer）的一间小教堂，讲最后一次的道。摩根追述该次情形如下：“她的软弱超过往常，她坐在侧边座位。当我带领会众唱‘羔羊宝血有能力’这

首诗的时候，我看见她动容了。她振作精神，走上讲台，劈头就说，‘许多人认为宝血是一种临到他们身上的能力’。由此她逐步说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血有何等的功效。她说话时满有能力，会众深受感动。她说，在新约里面，基督的血常有向着神的那方面。我们因着血得以亲近神，我们是蒙宝血所救赎的，我们也是靠着血得以进入至圣所。基督的血纵然有洁净的功效，这种洁净的最终目的，仍旧是向着神的。基督的血从来不是向着地、向着人的，却是向着天、向着神的。他的血洗净人的罪，他的十字架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基督的十字架乃是神的工具，用来对付肉体、旧的天然、亚当的生命。神并不洁净肉体，神乃是定肉体死罪。她讲了一点多钟，到了最后一刻钟，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几乎不能听见。但当她作结束祷告时，她的灵似乎重新上升，恢复了原来的力量。她从讲台下下来时，差不多要晕倒了。有人问她，既然这么软弱，为何还要讲得这样长，她回答说，‘我必须说透我的信息’。真是‘死是在我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四12）有一位朋友后来对我说，‘你们在屈哈利

（Treharis）的信徒接受了末滴的奠祭！’” 一八二七年八月九日，宾路易师母从韦尔斯返回伦敦，前去接她的人看出她明显地是病了。这一周她照常处理信件，只是人越来越衰弱。八月十三日（星期六）那天她的情形开始恶化，医生说她的心脏衰竭，并有肺炎的现象。一八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神终于呼召他的使女宾路易师母回到他的面前。当她弥留之时，黑暗的权势逼近她，想要搅扰她。她要求周围的人重复地唱那首诗歌《有一泉源充满宝血》。唱了一会儿，有人想换一首诗，她说，‘不，不要调换神正在使用的工具！’这位身经百战的历灵战士的确知道如何选择武器，正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羔羊的宝血，能败坏那掌死权的。她最后一次使用这属灵的兵器，结果她得胜了。她似乎轻易地脱离了软弱疲乏的身体，进入父神的怀抱中。当她进入荣耀的那一刻，在她身旁的弟兄姊妹都没有眼泪，因为主的同在充满整个房间，掌死权的已经被基督所败坏，死亡已经被得胜所吞灭。

第九章 得以从死里复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这个脆弱瘦小的躯壳！我们有时希奇，这些骨和肉如何能维持下去。可是她的里面是何等大的能力！她实在是为着神而燃烧！她是烧尽了吗？不，这团火焰烧旺到一个地步，神把她从软弱的瓦器里取出来，使她可以尽量燃烧在神面前。丧事聚会于一八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在伊格力斯顿大厅（Eccleston Hall）举行。许多弟兄姊妹从远处奔来，追悼这位神的忠仆。主持丧礼的是司布真会幕（Spurgeon’s Tabernacle）的奇弗士牧师（Rev. H. Tydeman Chilvers）和乔治·哈伯牧师（George Harper）。奇弗士牧师读出罗马书六章五至十一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奇弗士牧师作见证，宾路易师母如何终其一身，宣告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的基督。奇弗士牧师又说，宾路易师母所领受的一切，都是这本蒙福的书圣经来的，这本书也是我们的。她亮光的源头，也是今日我们亮光的源头。现今她正与主同在，永远在基督里。她如今得胜了，借着羔羊的血，她成了得胜者。圣灵借着宾路易师母的口和笔所作的见证，使许多人脱离仇敌的权势，并与神有更深的联结。

她不是死了。这样的生命是不会死的。她的果子将永远存留。她将活的种子撒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信徒心中。

附篇 宾路易师母书籍介绍

宾路易师母著作的书籍很多，列出代表作如下：

1. All Things New 都是新的了
2. The Awakening in Wales 韦尔斯大复兴
3. The Centrality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中心
4. Revival of Prayer Needed 需要为复兴祷告
5. The Climax of the Risen Life 复活生命的高峰
6. Communion with God 与神交通
7. The Conquest of Canaan 征服迦南
8. The Cross of Calvary 各各他的十字架
9. The Cross——The touchstone of Faith 十字架——信心的试金石
10. Dying to Live 因死得生
11. Face to Face 面对面
12. Fruitful living 多结果子的生活
13. Life in the spirit 在灵里的生命
14. Life Out of Death 从死得生
15. Opened Heavens 敞开的天
16.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话语的职事
17. Power for Service 事奉的能力
18. Prayer and Evangelism 祷告和福音工作
19. Soul and Spirit 魂与灵
20. The Silence of Jesus 耶稣的静默
21. The Spiritual Warfare 属灵的争战
22. The Story of Job 乔布的故事
23. The Hidden Ones 隐藏者
24. Much fruit 丰盛的果子
25. War on the Saints 圣徒的争战（与伊文·罗伯斯合着）
26. Warfare with Satan 与撒但为敌
27.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工作
28. The Pathway to Life in God 通往神生命的道路
29. The Word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真道
30. The Glorious Secret 荣耀的奥秘
31.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